

集選樹嘉山葉

馮憲章譯

上海文化書局印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寫在譯稿的前面

翻譯是較次於創作的工作，我素來這樣想。但是，當民衆需要着米飯，而我們手頭只有巧克力糖的時候，從別的地方搬運麵包來，也是一樁緊要的事業。就使麵包不十分適合食慣米飯的口味，至少也能夠充飢。所以最近，除掉自己學習種田耕耘之外，也還順便做搬運工人。

這一個集子便是我最先搬運過來的一個麵包。

作者葉山嘉樹，曾經是日本新興文壇中有力

的一個。沒有看過他的自傳或者別人給他做的記述，這裏，關於他的一切，不能而且也不想作詳細的介紹；但是，從與日本其他作家們的談話之中，知道了如下的事實：

葉山嘉樹自小就家庭貧窮，生活困難；被迫到海裏面去。最先是做學徒，後來在輪船裏做水手。這中間因為受盡船長的虐待，受盡社會的壓迫，在他的心中，滋長起來了反抗的勇氣，堅決起來了改革的決心！於是，實行起來了社會運動！領導起來了船員的罷工！

但是，當時日本的勞動運動，還在幼稚時代，因為經驗缺乏，勢力單弱，範圍局部，他們終於暫時失敗了。葉山嘉樹與其他領袖人物同時被捕入獄，判定了兩年的徒刑。

在獄中雖然有種種不自由的痛苦，然而在那裏面，生活得於安定，他得從容的努力自己學問的修養。他開始寫小說，就是在這時的獄中。最先一篇“賣淫婦”從獄中遞出來發表；（這種權利，在現

在的日本獄中已經沒有了！) 就受着許多讀者的歡迎，得到相當的讚譽！在長篇“生活在海裏的人們”裏面，越發顯出來了他的才能與經驗，獲得了一般人衆的愛讀！

日本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藝術批評家藏原惟人在“藝術與無產階級”裏面對他都有過這幾句話：

“他很知道勞動者的心理與生活。他不但是一個勞動者，他自身便成長在勞動運動之中。……”

雖然現在因為離開了實際生活，每日醉酒打架，意識已經入了社會主義的範疇，成為了公開擁護大山郁夫這些叛逆份子的組織的合法的新勞農黨的文藝戰線派的主角。但是，不管考次基，蒲列汗諾夫，布哈林，……後來叛逆了勞動階級的意志；他們從前的理論著作，依然是不失牠的價值。同理，葉山嘉樹從前的小說，也不會因為他現在的右傾，與我們完全沒有作用了罷！

這一個集子，是作者自己從以前許多著作中選出在改造社出版的“沒有勞動者的船”的全譯。

這還是很好的麵包。因為在製造這些麵包的時候，他還沒有“喝酒”。

我敢担保，這依然可以充飢！

自然哪，我做運輸工作還是第一次，運輸的技術，當然有種種的缺點。然而自信還留心，沒有在路上因為有些困難就固意的棄掉部分；也沒有隨便的傷害牠的本體。

最後，我要特別的乘這書的出版，誠懇的感謝平日教導我，愛護我的前輩光慈先生；不是他，我不會搬運，並且運過來了的麵包，也沒有供獻讀者大眾的機會！

同時，在搬運乏力的時候，得摯友森堡的幫助不少，也應一樣的重謝！

三月二十二日譯者於上海。

目 次

沒有勞働者的船·····	1
賣淫婦·····	25
印度鞋·····	53
坑夫的兒子·····	71
士敏土桶中的信·····	85
港街的女人·····	91
苦鬥·····	117

沒有勞働者的船

這樣的船。

從北海道向橫濱航行的時候，金華山的燈塔，
一定要在右舷看見。

第三金時丸——有力的名稱！——三十分鐘
前，在右望見金華山的燈塔經過了。

海面如常得中。既不能說平靜，也沒有暴風。

在三十分鐘後，第三金時丸的舵手，於左邊望
見了燈塔。

指南針指着西南。但是，那裏沒有島嶼。

舵手告訴船長說：“多末可怪啊！”

船長在船橋上吹着涼風，眠在沙發椅上；立刻起來。

“怎麼？”

“左舷望見燈塔呢！”

“已經錯過一點鐘了！”船長答着，以全力去踢指南針。

指南針次第回轉，指向東北。

第三金時丸在這樣的時候，好像‘來往’於擁塞的千本櫻的軍隊裏頭一樣（非常困難——譯者）。指南針壞了。

後來，她入了整船所。水手用鐵鎚掃除她塗滿了污垢的胴體。

磨擦過於用力的時候，她的胴體就要穿孔。她的皮膚腐敗到那樣的程度。

在世界上所謂‘正義的國家’聯盟，對付別一個所謂‘不正義的軍國主義的國家’的當兒，正是船舶走紅運的時候，她就乘機起來了。

因為是這樣，在瀨戶內海等航行的時候，從後面跟來的旅客船，或者從前面駛來的汽船等，一見第三金時丸，就如見了死神一樣，心寒胆戰。

她是完全醉了。她的指南針醉眼朦朧，她的脚步踉蹌，橫行闊步於天下的大道。

善人不與惡而且醉的人相交。通通都退避三舍。

她於是旁若無人的來往於瀨戶內海——尤其是舵手們，簡直如有神經衰弱病一樣的工作。使轉舵器只要三十分鐘就可以好好的走過去的，但是，在瀨戶海中不撞禍的，實在可以說是奇蹟。——

她在三池港裝了滿艙的石炭。目的地是孟拉。從船長，機關長起，水夫長，火夫長，直到掃除便所人，運送石炭人，她爲試她最後的活動，與其他的船同樣的須要這些役者。

與有錢的淫蕩婦人須要特別優勝強壯的青年男子一樣，第三金時丸也須要特別優勝強壯的勞動者。

而她們（指淫蕩婦與第三金時丸——譯者）都能夠獲得他們。（指青年與勞動者——譯者）

在第三金時丸或淫蕩婦，他們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然而，他們為什麼一定要被雇用呢？

就使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担任鯉節（鯉節是一種魚肉，日本普通把牠晒乾，用以燒湯。是日本的土味之素。——譯者）一般的任務的普羅列塔利亞，難道連選擇職業的權利都沒有嗎？

別要着急！你不是說過，而且已經很明白了麼？——“渾蛋！那不過是表面的，其實並不是如此哩！”

在選擇職業的時候；‘機會’已經去了。在‘選擇’的期間，其他的夥計已經把位置佔去了。所以在選擇的期內，自己把自己弄得腹空如洗了。如你的所說。

我要預先向讀者諸君申明的，是這些：第三金時丸的船員們，無論怎樣，要是說‘難道不進船去就不行嗎？太陽與米飯不是到處都有的嗎？’恐怕

不行！

如果水的深度過於船的高度，若是船的什麼地方開了孔，不論那個時候也可以沈沒。然而，軍艦等等在戰時，不斷的研究如何的使對方沈沒，如何的使對方開孔，是誰也知道的事實。

軍艦是爲浮而製造的呢？還是爲沈而製造的呢？所謂軍隊是爲殺人而有的呢？還是爲被殺而有的呢？這是一個國家與和自己相對的國家隨意決定的問題。

這在布爾喬亞治與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間也相通。

在布爾喬亞治想：普羅列塔利亞是‘鯨節’。

然而，普羅列塔利亞特想：‘我們是人類！’不是‘鯨節！’絕對沒有一定要被剝削，出汗，飢餓的道理！

如國家和國家戰爭而辨勝負一樣，普羅列塔利亞特與布爾喬亞治也在戰爭。

到明天，誰勝誰負就可知了。

第三金時丸，把石炭裝滿了三千三十噸的胴體中。

她到了孟拉。如室內的蒼蠅一樣，船舶勞動者來回的搬運貨物。

她裝了孟拉的生產品，就上回三池的歸航的路途。

一個水夫當船開行不久，異常的困苦。

大概又是受了燒到快要紅熱的鐵甲板，和旁邊開了蓋的熔礦爐一樣的太陽的蒸晒罷？夥計們這樣的想。

水夫們在噹噹的敲着甲板。

在如甲板一樣大的熱水瓶，和如空氣一樣廣闊的赤熱的鐵板，其間的……不！沒有什麼，如爐中瓦斯火燄一樣的熱度中，是決然沒有太陽之神，（給予恩惠，使人們不病。——譯者）

水夫們不經意的把他抬入水夫室。

於是，輕易將他投入充滿臭蟲的窠中。

大家對於那樣的事體都不關心，於是病人好像從水中拿出的曲象皮管一樣，口與肛門一塊兒吐瀉。這射到甲板上，馬上就乾了，如腐壞了的海苔一樣，緊緊地固黏着而不能弄脫。

“啐！飲了佛蘭酒的哩！渾蛋！”

“當然囉！當然是飲醉了囉！飲入了強烈的東西在肚中，從上下燃燒，難道不會醉到如此地步嗎？”

“還要好哩！明天比我們精神十倍呢！”

“什麼都不要緊，只要有一日給我熟睡！”

他們穿着拖鞋，坐着木板，用流着水的手巾披在頭上，在手巾之上又載着帽子，取團扇大鼓相同的調子，在剝第三金時丸的，厚的，腐敗的，面上的皮。

鏽弄掉了之後，一個水夫就拿塗料和士敏土的混合體來塗。

但是，為什麼修理甲板呢？

為什麼修理甲板呢？在第三金時丸比較更重

要的，不是修理她的邊嗎？收上錨來的時候，她有梅毒的鼻頭，不是無論那個時候，也要穿孔嗎？在那孔中，補了像亞鉛化軟膏的士敏土。

那末，沒有更重要的了嗎？

那是修理飲水的水櫃。

若是她想長途航海，到最後，船員們一定要飲鹽水。

因為她的水櫃和海水之間的底面，好像動脈硬化症的患者一樣，海水可以侵入飲水的部分。所以永遠水道中的水不會減少一些，然而，這報應就是一定要飲用鹽水。

水夫們進船的時候有嚴密的體格檢查；然而船開行的時候什麼也沒有。

爲着船或者船長的使用，勞動者雖得疾病，船上也不負責任。這完全因爲“具了如此身體的勞動者不檢束！”

勞動者是如使船走動的蒸氣一樣的東西。一些也不能捨棄。

暗的，熱的，乾燥的，惡臭的，拖泥帶水的，壞炭酸氣，黴菌充滿了的水夫室。

病人輾轉在他的床上。

他醉了。

在他的肚中，比百分之一百的酒精更有‘効力’的虎列拉菌，在天翻地覆。

他好像全速力的火車向前走着一樣，漸漸的消瘦下來了。

他在床上，食用具棚，凹凸了的床，這些之間，困苦輾轉。後來有一種東西如像跟着蝸牛之後，在各處爬行一樣，從他的內臟被吐出來。於是漿糊一樣的穢物，瀉撒各地。

他好像自動的火吹磨一樣，困苦輾轉着，最後走到船頭三角形的下倉庫的床格子之上，才安靜了。

暗的，熱的，不潔的水夫室，不管他怎樣的‘靜’；但是，他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在亂七八糟的狂暴。

第三金時九好像貪慾的寡婦債主的不正當的蓄積一樣，担載着很多的貨物，繼續她的旅途。

海面如油膩的青油一樣。

半點風也沒有。

在甲板的水夫們，在機械房裏的火夫們，通通都困苦了。

水夫室的病人時常開眼。他的眼完全不能看見外面。他不論眼合眼開，在他的眼中，只看見靡腐了的臟腑。就是說，他的神經飛出他的體外，透過他的眼睛，窺見自己的內臟。

他非常的難堪，連說‘苦’都不能，‘靈魂’想飛昇了。

是如將和她的小孩一塊兒捨命的難產婦人一樣的辛苦。

——是什麼地方？這裏？——

他瞠着遲鈍的眼睛。

什麼地方？他想知道。

——在什麼地方？我要死了！——